

8折
優惠

【原名◎冰炎】

歸零的戀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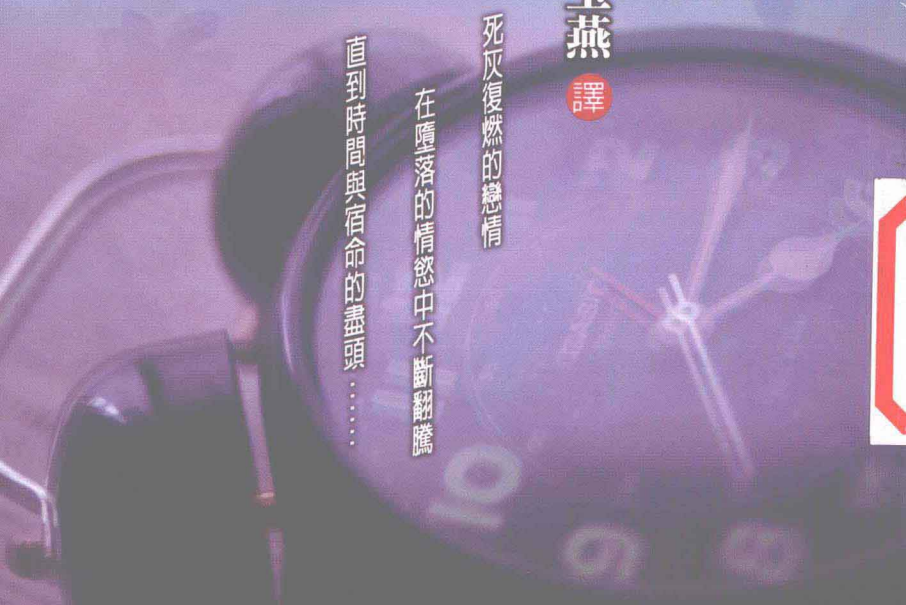
高樹信子 著

黃玉燕 譯

死灰復燃的戀情

在墮落的情慾中不斷翻騰

直到時間與宿命的盡頭……



歸零的戀曲

【原名○冰炎】

高樹信子 著

黃玉燕 譯

死又復燃的戀曲

在「零」的階段中不斷翻騰

直到終極的無限的盡頭……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生活叢書 (179)

歸零的戀曲

The End of the Affair

著 者／高 樹 信 子

譯 者／黃 玉 燕

發 行 者／蔡 澤 蘋

發 行 所／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社 址／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郵政劃撥／0112263-4

網路位址／<http://www.chiuko.com.tw>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42號

印 刷 所／崇寶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／龍雲翔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
總 經 銷／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25776564・傳真／25789205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27773915）

初 版：2002（民國91）年11月10日

定 價：240 元

ISBN 957-560-991-3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歸零的戀曲／高樹信子著；黃玉燕譯。

--初版。--臺北市：健行文化，2002（民
91）

面； 公分。--（生活叢書：179）

ISBN 957-560-991-3（平裝）

861.57

91016373

目 錄

讀她的書是雙重享受／陳若曦 003

映像的運用自如／倉本四郎 007

關於《冰炎》／高樹信子 015

《冰炎》全文／ 017

富裕社會的家庭崩潰小說（譯後記）／黃玉燕 269

目錄

讀她的書是雙重享受／陳若曦 003

映像的運用自如／倉本四郎 007

關於《冰炎》／高樹信子 015

《冰炎》全文／ 017

富裕社會的家庭崩潰小說（譯後記）／黃玉燕 269

讀她的書是雙重享受

陳若曦

我很喜歡讀日本小說，但自己不懂日文，欣賞佳作全賴翻譯，拿起一本書往往先看譯者是誰，兩年前邂逅黃玉燕時便覺一見如故，蓋早就讀過她翻譯的日文小說了。

黃玉燕原姓許，一九三四年出生時祖母聽信算命仙的話，把她過繼給黃家。不幸黃父三十多歲了還被日本政府征作軍伕而死於緬甸，從此家道中落，她只完成初中學業並且早婚，都受此影響。

玉燕生性溫厚木訥，但譯筆優美流利，中日文造詣高主要來自刻苦自修。她只有小學五年級的日文教育，台灣光復後才接觸中文，但天生愛好文學，甫上初

中就抱著《三國演義》猛啃，儘管故事細節不甚了了，卻陶醉於忠孝節義的情操中而手不釋卷。

她原有意走創作的道路，二十幾歲時開始書寫散文，總覺不滿意，境界比不上她讀過的日文作品。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受到台灣報刊的副刊競相介紹和譯載。玉燕發現他的極短篇尚未受到賞識，於是嚐試著翻譯了〈妹妹的衣服〉和〈檉鳥〉投給《中央日報》，結果很快就刊出了。受到鼓勵，她從此走上了翻譯的不歸路。

如今，玉燕已經譯出八十位現當代日本名家八十短篇代表作，外加長篇小說；此外還有流行的愛情小說、報導文學、保健和勵志文類等等，洋洋灑灑三百多萬字，早已練就一枝各體裁都應付裕如的文筆來了。

五年的日文學習和四年的中文教育，怎麼就有如此的文字成就呢？

我想，這和她的家學淵源有關，也就是基因使然。她祖父在清治時代以通曉漢學著稱，日治時代生父能寫漢詩，叔公教漢文維生，可見許家以詩文傳家，未

曾間斷過漢學傳統。

在翻譯途中，她的兄弟更是鼎力相助。剛開始，哥哥許介圭親自校對她的譯文。弟弟許介鱗留學日本時，不時寄來名家作品；她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城山三郎的《官場風雨》，便是他推薦的。

文壇耆宿葉石濤先生閱讀森鷗外的《舞姬》時，曾對照原文，發現玉燕把艱深的日文譯得流暢且忠實原著，大為讚賞。他因而建議她翻譯庄司總一的《陳夫人》，該書寫的是台灣知識分子娶日本妻子的故事，取材於台灣土地和人民，已是台灣文學的重要遺產了。三十萬字的鉅著，玉燕全力以赴，敬業精神至為感人。我讀《陳夫人》時，但覺文情並茂，絲毫不覺是「翻譯」作品，可見功力之深。我以為，這部書可以作為玉燕三十年翻譯事業的代表作了。

欣聞玉燕又有新書《冰炎》出版，讀她的書是雙重享受，選材嚴謹，文筆流利，讀者有眼福了，謹此表示祝賀。

映像的運用自如

倉本四郎

我們所熟悉的繪畫，如果除去了花，會覺得多麼缺少了美感，義大利畫家包提柴里的「維納斯的誕生」，在剛誕生的愛神肩上紛紛落下玫瑰花。狄維亞諾描繪高級娼妓似的身體躺臥的「烏爾韋那的維納斯」，她的纖纖修長手指繞著玫瑰花束。這些維納斯像，若沒有玫瑰花，無法流露出那麼有韻味的愛情吧。同樣的，達文西或菲立普里奧所畫的「受胎告知」，為告知而顯現的加百利天使的身上若沒有白色百合花，瑪利亞的處女懷胎祕蹟，怎能予人聖潔的印象。

在這些繪畫上，花，絕對並非僅僅是為了使畫面出色而添加的，是從裡面烘托出主題，支配著作品整體的光源。至少畫家是這樣處理。向來論者認為紅玫瑰表現性愛和熱情，白百合花控制性愛，也就是表現處女性。畫家以這個象徵來把花入畫，絕對不是恣意而為。

這種觀念雖然老了，但我們現在依然浸透於這種看法裡，色情文學的作者經常把女人

的性器用花來做比喻，男人的手指撫開花唇，花芯因情慾而濕潤，在這種常例描寫的當前，我們所抱的觀念，是對玫瑰花的印象，而不是百合花。白百合花若要做為引起情慾的裝置不夠充分，適宜的是玫瑰花，作者和讀者早就明白這點。

「花，實在是植物的生殖器。因為是生殖器，最後便成為有關情慾和墮落的美與再生的理想意味。」隱密學者 Z. H. 赫爾在《祕密的博物誌》裡這樣說。關於花，從前的人視花為生殖器，把它象徵化，而我們現代人跟古人之間在這方面的觀念並沒有什麼差異。而生殖器不論古今依然保持著一樣的結構。

高樹信子女士的《冰炎》，是運用花在愛情上的象徵，來描寫男女的性愛、戀情的去向上很成功的作品。作家在這裡像文藝復興時代的畫家那樣，用彷彿只是添加物的對於花的描寫來做為照出整部作品的光源。

《冰炎》裡的花是時鐘草，形狀像時鐘的文字盤，常被人們種植為觀賞用。以南美為中心的地方已被確認的品種多達四百種，而在日本，是於享保年間（一七一六—一七三六），經由荷蘭輸入。小說的主人翁松戶光介家的院子裡，也以觀賞用而種植著時鐘草，光介細細地看著的場面在開卷第二章：

花芯呈く字形曲折，看來像長針和短針，有一點兒突出之感，令人想到發條鬆弛的舊時鐘。但是花芯水汪汪有光澤，散發出人類嗅不出的花朵的性氣味，以吸引昆蟲接近。

故事的情節從二十年前，和光介有交涉的冰見子，回到光介任教的大學為副教授的時候開始。二十年之間，兩人各自結婚，生育子女，過著安定的家庭生活。但是，以前曾經共有的戀情，似乎未死心塌地，只是成為長時間的遺憾封於心底。

兩人的再會撕破這封印，就像埋在冰河裡的昔日遇難者，照生前之姿被挖出來一樣，戀情湧現。不用說，《冰炎》的標題，是依著這情節的展開而選擇的。

戀情，不管任何戀情都會引起風波。從原理上來說，是和秩序無法相容的情形。「戀愛是盲目的」是一句老生常談，這種情形的盲目，是對於「日常等於秩序無暇回顧」的同義語。

更何況是彼此都有家庭的戀情，會成為燒及周圍的野火燎原，燒到丈夫燒到妻子，連孩子也株連地燃燒著，這可以說是戀情的宿命，也是魔。

《冰炎》的時鐘草，直接地觸及這種魔的宿命之戀情。光介在院子的一隅彎腰看著時

鐘草時，我們從他的背後看著這花，自然而然的感覺得到，他和冰見子兩人在一起的時間長久，同時在美麗之舊時鐘的印象裡，到了中年，對男女之性看來平靜的年紀，其實祕藏著隨時如野馬一樣猛烈的時機，這種活生生的氣息，就像從冰柱內可以看到紅色的東西一樣，一清二楚。

若從我自己的感想來說，我跟著光介的視線望著時鐘草之中，不知不覺的聯想到冰見子的花芯。被毛掩蔽而鼓起，以及那鼓起複雜地折疊的皺紋或褶襞，喚起它們所帶來的快樂的記憶，彷彿自己對女性所抱的慾望之形式被擺在眼前一樣，愣住了。同時想著，＜字曲著的時鐘草的針是指著幾點呢？＞

心裡想著為什麼是下午四點呢？白晝裡，從最正午的時間看來，太陽已西傾，但是到日落還有猶豫的時間，太陽的光輝最盛時刻的餘暉還濃厚地留著。光介雖然已遠隔了青春時代，但仍然殘留著青春時代的記憶，下午四點的時刻適合這般的心境。

心裡殘留的印象置之不理會自然地增長，自然地增長之餘而後失落了。但《冰炎》的時鐘草，僅具備著唆使失落的觸覺而已，它在男人胸板的乳頭微微地觸撫，像熟悉性作用之女性的舌頭一樣撫慰著。這種危險感，也就是光介和冰見子之間再燃的戀情，和它所帶來的悲慘結局，以及到達悲慘結局的懸疑緊張感合一地連動。高樹氏用時鐘草來做為這種

機能，可以說是巧妙的映像運用。

回顧起來，高樹氏一直是善於運用映像的作家。那看來不過是景物描寫的「物」，其實卻是遍滿於故事情節、運動全域的微粒子，成為支持的動力和基礎。可以說是把故事的無意識塑造成形狀，結果化為象徵，作家在這種映像的運用上顯露出非凡的才質。她的長篇小說〈彩雲之峰〉的映像運用也不例外。

《冰炎》的時鐘草，是由這種映像運用的作用，嚴密地選擇的。時鐘草在歐洲，與基督的受難相關而被說到。十六世紀時在南非第一次看到這花的耶穌會修道士，稱它為「受難之花」。葉數如猶大出賣基督所得的三十枚銀幣，五根雄蕊如基督在十字架受的五個傷，子房柱即十字架，三根柱頭是釘子，副冠是有刺之冠，卷鬚象徵鞭子，這花被解語為「聖愛」和「篤信」。

乍看，作者選擇時鐘草做為象徵，似乎出人意料之外的有誤。光介和冰兒子只是對彼此的戀情任其發展，以致引火燒身，燒毀家庭。明知會有這樣的下場，卻任由戀情死灰復燃。時鐘草所代表的舊有象徵「受難」或「聖愛」、「篤信」，用在《冰炎》似乎很難令人認同。「聖愛」或「篤信」，跟戀情之魔或宿命，是絕對無法相容的概念，更何況是「受

難」呢？從家庭倫理而言，對於只不過是外表和睦而已的夫婦倒是適合的象徵。

但是，高樹氏的選擇顯然沒有錯。如果加百利天使獻給瑪利亞的是紅玫瑰，那麼，處女等於神聖懷胎的印象便會被破壞。而時鐘草儘管象徵「受難」或「聖愛」，一直是支配著無意識之層，指著作品的戀情之宿命或戀情之魔的所在。

我是從花的映像所帶給人的快樂感覺中體會到的。說到「受難」，在戀情的歷史上，《崔斯坦與易梭德》（華格納歌劇名）的故事是受難的連續。「聖愛」或「篤信」，經常由於戀情的運動而受到破壞。以玫瑰來說，白玫瑰象徵「篤信」的女性，和這女性獻給丈夫的「聖愛」或「淑德」，卻又經常瀕臨於奉獻出的感情被蹂躪的危機。高樹氏把舊有象徵反過來運用，營造出白玫瑰加上紅玫瑰的雙重映像，以顯露出戀情之魔和宿命。兩者加在一起希望把那戀情從其宿命裡無傷地救出來。作家在故事情節裡探索這種道理。

違反秩序等於日常的戀情，總是和死亡的衝動背對背。從前如近松的《曾根崎殉情》曾造成殉情流行那樣，我們似乎都認為要救出戀情，除了死之外別無他法，我們對戀情可以說都準備著用這種稱呼的措辭。

時鐘草，暗示其死亡。不提基督的受難圖，即使根據近代的夢的分析來說，時鐘的針停止，也就是死亡的來臨。高樹信子女士根據一些博物誌或精神分析的見識，寫出光介看